

● 龚蛟腾

图书馆学上位学科再探究： 知识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

摘 要 图书馆是人类公共知识中心,图书馆学实质是公共知识管理学。公共知识管理是知识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知识管理学可归属于知识管理学。公共知识管理是知识领域的公共管理,公共知识管理又可归属于公共管理学。随着管理学的发展,作为公共知识管理学的图书馆学的上位学科,最终会被确立。参考文献 26。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公共知识管理学 知识管理学 公共管理学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Library is a center of human knowledge, and library science is public knowledge management science. Public knowledge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public knowledge management science belongs to knowledge management science. Public knowledge management can also belong to public management scie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science, the broader discipline of library science as public knowledge management science will finally be established. 26 refs.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Public knowledge management science. Knowledge management science. Public management science.

CLASS NUMBER G250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图书馆学在学科体系中就先后隶属于文学、理学和管理学。现在,图书馆学直接的上位学科依然是若干相关学科并列的“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或“图书档案学类”,这种绝无仅有的列举式学科名不知还要维持多久?! 图书馆学如何在学科体系中准确定格,无疑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其学科本质则是最关键最根本的因素。这就是说,图书馆学学科地位的迷失,很大程度上应当归根于对图书馆学学科本质认识的不足。探讨图书馆学的学科本质与学科归属,是图书馆学健康发展所不能回避的议题。我们的前期研究成果表明^[1-6]:图书馆学实质是公共知识管理学,既可归属于知识管理学,又可隶属于公共管理学。那么,图书馆学的上位学科到底是知识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呢?

1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与学科归类

1.1 文献管理与图书情报档案学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学的立学之本。不能把握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地揭示图书馆学的学科本质,就更不能在学科体系中准确地定位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一路走来,得到了世人的瞩目与

肯定。古代档案管理是一种原始的图书馆工作,古代藏书楼兴起促进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1807 年图书馆学诞生之后,图书馆事业大发展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向社会开放与藏用并举的现代图书馆,网络化与虚拟化的数字图书馆,平等服务与个性服务的图书馆理念,基于共享的知识保障体系,体现社会公平的知识基础工程……在图书馆学发展的初级阶段,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论述五花八门,国外的主要流派有“整理说”、“技术说”、“管理说”和“社会说”等,国内的代表性观点有“要素说”、“规律说”、“矛盾说”、“关系说”、“层次说”、“事业说”、“活动说”、“过程说”和“系统说”等。这一时期,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重心都是图书馆及其馆藏文献资源,图书馆工作紧紧围绕“文献管理”展开。只不过有的强调图书馆文献资料的整理,有的侧重图书馆文献管理的实用技术,有的探讨图书馆文献工作与社会的关系,有的研究图书馆文献管理的规律及过程……但图书馆工作与图书馆学呈现出鲜明的“文献管理”特征。情报管理和档案管理同样以“文献管理”为工作对象,它们的管理技术、方式与方法则相同、相近或相似。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构成了一个以“文献管理”为特征的学科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7CTQ011)和湘潭大学社科基金项目(0709002)的研究成果之一。

群,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图书情报档案学”。

1.2 文献信息管理与文献信息管理学

二战后,计算机问世推动了信息革命,信息技术广泛地应用于图书情报档案管理。随着信息学说的发展,人们逐步认识到文献交流实际上是文献信息交流,文献信息交流是人类社会信息交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在“文献交流”的基础上,图书馆学界的专家学者开始研究“文献信息交流”。《理论图书馆学教程》认为:图书馆是对文献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的教育、科学、文化机构,文献信息交流是图书馆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进行文献信息交流理论与方法的学科^[7]。如果说图书馆是一个文献信息交流系统,那么情报部门、档案馆、出版发行机构等同样是从从事文献信息交流的组织。如此,文献信息交流就是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以及出版发行学的共性。20世纪后期,文献信息管理说、文献资源说、知识信息资源说、信息系统管理说和信息交流说等非常活跃,图书馆学上位学科的“信息因素”明显加强。1992年9月,国家科委决定将“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同年10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系”更名为“信息管理系”^[8]。此后,我国图书馆学教学机构争先恐后地改名为“信息管理系”,似乎只要换称“信息管理”就可以化解图书馆学教育的矛盾与危机。图书馆学从“文献管理”转向“信息管理”,丰富了学科内容,也拓展了学科范围。但是,图书馆文献管理、文献信息管理和信息管理的随意“置换”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图书馆学在学术繁荣的背后日益失去个性特征,在脱离“馆内之学”拘束之时又成为信息学附庸。毕竟,信息管理是研究如何对信息产业进行管理,而图书馆服务只是信息服务业中的一小部分……信息管理的研究对象及内容比图书馆学涉及面要宽,两者区别大于联系^[9]。而且,由于知识管理比信息管理更深入地揭示了文献管理本质,文献信息管理学的构建并没有如期完成。

1.3 公共知识管理及其学科归属探索

继图书馆学“文献信息管理”研究热之后,图书馆学“知识管理”研究持续升温。近二三十年,图书馆学界“知识交流”、“知识组织”、“知识集合”和“知识可获得性”研究大行其道。在充分继承文献管理、文献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的合理要素的基础上,我们认真考察与揭示了图书馆、馆藏资源和图书馆学的本质属性。古代藏书楼、近现代图书馆和未来数字化虚

拟化网络化的知识中心(库),其实质都是人类的公共知识中心,即公共知识中心既包括实体的知识馆(图书馆),又包括虚体的知识集合(知识库、知识中心)。图书馆是人类公共知识中心在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表现形态,馆藏资源实际上就是社会大众公有共享的知识(公共知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公共知识管理活动,图书馆学实质是研究公共知识搜集、整序、存贮、获取与服务等的科学——公共知识管理学。公共知识管理学依托公共知识中心(图书馆),研究公共知识管理的理论、原则、方法、实践(活动)、技术应用及其相关的社会知识保障措施等。在《知识管理学:图书馆学之上位学科》^[10]一文中,我们从图书馆学“知识管理”与图书馆学“相差学科”角度出发,论证了图书馆学应当归属于知识管理学。而在《公共管理框架下的公共知识管理》^[11]与《公共管理学体系中的公共知识管理学》^[12]两文中,我们着重探讨图书馆学知识管理的“公共管理”属性,阐述了图书馆学可能归属于公共管理学。

2 图书馆学可归属于知识管理学

2.1 图书馆学知识流派的竞相发展

从“知识”角度研究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由来已久,我国杜定友和美国巴特勒(P. Butler)就是两位较早的先行者。1925年,杜定友指出:“图书馆的功能,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记忆,实际上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13]1933年,巴特勒指出:“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社会机制,而图书馆则是将人类记忆移植于现在人们的意识中去的社会装置。”^[14]这里的“记忆”,指的就是“知识”。此后,芝加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谢拉(J. H. Shera)提出“社会认识论”,还认为“把知识用书面记录的形式积累起来,并通过个人把它传递给团体的所谓书面交流的机关就是图书馆”;德国图书馆学家卡尔斯泰特(P. Karstedt)认为图书馆是维持和继承社会精神不可缺少的社会机构,它担负着把这种社会精神移入作为社会形象载体的社会成员的职能^[15]。无疑,“书面记录”与“社会精神”实质是文献知识。布鲁克斯(B. C. Brookes)的“知识地图”和“知识方程 $K(S) + \Delta I = K[S + \Delta S]$ ”,深刻地表明了知识的功能与作用。1981年,彭修义先生指出:“图书是知识的载体,图书馆学应当研究知识”^[16];1983年,宓浩先生提出:“知识的组织和知识的传递,这就是图书情报工作的实质和基础内

容^[17]”。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图书馆学“知识说”种子,很快散播大江南北而崛起各种图书馆学“知识流派”。翟秀云《图书情报学中的“知识流派”观点述略》^[18]介绍了当前图书馆学界4种知识学派:强调图书馆社会性知识中介作用的“知识交流论”,解释图书馆内部活动本质的“知识组织论”,阐述图书馆活动外部表现形式的“知识服务论”,注重图书馆活动内外结合的“知识管理论”。此外,王子舟先生的“知识集合论”和梁灿兴先生的“知识单元的可获得性论”,也是图书馆学界很有影响力的知识学派,引起了无数专家学者极大的关注。众多图书馆学“知识学派”,共同吹响了新世纪图书馆学“知识”研究的号角。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深入挖掘图书馆、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公共知识”因素,初步探讨了“公共知识管理学”的理论体系。

2.2 公共知识管理学的知识特性

知识既是人类进步的产物,又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无论是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还是波普尔(K. R. Popper)的“主观精神世界2和客观知识(精神)世界3”,都说明了个体知识和社会知识相互转化的动态关系。知识交流依赖一种集中与扩散的社会机制,图书馆就是这样一种社会机制。文献是知识与载体相结合的产物,知识是文献的实质内容。图书馆文献的显著特征是公藏与共享,馆藏资源实质是人类公共知识资源。图书馆“文献”管理,实际上是管理文献中所包含的知识。图书馆工作主要是进行文献采访、编目、组织、报道和服务,即对文献中的知识进行搜集、组织、开发与利用。文献组织实质是知识组织,文献分类、标引、著录、排序是知识组织的具体过程。公共知识管理是图书馆工作的灵魂,公共知识管理活动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知识管理为图书馆学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图书馆事业则为知识管理完善贡献力量。事实上,图书馆学并不研究人类社会全部的知识管理,而只是研究知识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共知识管理。公共知识管理主要包括公共知识搜集、公共知识组织与公共知识服务。公共知识搜集与组织是公共知识服务的基础,公共知识服务是公共知识搜集与组织的目的。突破文献限制的文献信息管理扩大了图书馆学的研究视野,却又产生了图书馆学迷失于信息管理的新危机。知识管理取代文献信息管理开创了图书馆学发展的新局面,但是图书馆学仍然需要寻找自己独有的那一方净土。公共知识管理

学立足于“公共知识(资源)”,既防止了图书馆学局限于馆藏文献的学科萎缩,又避免了图书馆学泛化成信息管理而导致的学科消失。

2.3 知识管理学构建的学科蓝图

20世纪70年代,“知识经济”概念开始萌芽。“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和“高技术经济”等术语相继出现,为“知识经济”概念的产生创造了条件。1990年,联合国的研究机构首次正式使用“知识经济”一词;1996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正式发表了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年度报告,并将“知识经济”定义为:“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19]。伴随“知识经济”概念从萌芽到成熟,“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简称KM)”研究热逐渐形成,美国学者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保罗·斯特阿斯曼(Paul Strassman)和彼得·圣吉(Peter Senger)等为“知识管理”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近年来,我国积极借鉴国外“知识管理”成果,在图书情报知识管理、企业知识管理和政府知识管理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馆藏资源实质是人类的公共知识,公共知识是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知识管理是知识管理的下位概念。知识管理是公共知识管理的理论基础,公共知识管理学(图书馆学)研究公共知识管理活动、公共知识保障体系以及公共知识管理制度等。情报是组织和个体在竞争中所需要的特定知识,即人们在竞争中优化决策所需的竞争知识。情报学实质就是竞争知识管理学,是一门研究竞争知识管理活动规律的科学。档案真实地记录着事物发展状况,是“归档保存以备查考”的“历史再现性”知识。档案学研究这种具有原始、真实和记录等特性的知识,它其实就是档案知识管理学。出版发行是知识流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实际上是知识的经营与传播,因此知识经营传播是知识管理学的分支学科。企业知识管理指由企业实施与应用的知识管理,政府知识管理指由政府实施与应用的知识管理;它们都是运用知识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对各自行为的全过程进行管理,都是知识管理学研究的新增长点之一。知识管理必然涉及国情、企业和政府等诸多领域,知识管理学还处于探索性的草创阶段。公共知识管理、竞争知识管理、档案知识管理、知识经营传播、企业知识管理和政府知识管理等,是知识管理学构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知识管理学发展的实践基础与理论源泉。

3 图书馆学能隶属于公共管理学

3.1 图书情报档案学的三家分流

事物之间存在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我们应当一分为二地分析问题。图书情报确实存在一体化的趋势,一方面它们都是研究知识管理的学科,另一方面它们工作方法、技术、手段和途径基本一致。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三者的差别,图书情报档案学本身就是三个相互独立的学科的组合。自1993年“科技情报”改“科技信息”以来,情报的内容经济化,情报的概念泛信息化。竞争情报的研究热度剧增,情报独立发展的意向越来越明显。当然,情报界对情报的看法迥异,一部分学者主张以信息代替情报甚至彻底废除情报,另一部分学者则质疑情报在信息化中走进了死胡同。1998年教育部重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把“信息学(情报学)”从原“图书情报档案学”中分解出去,并入新设立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20]。这样,“图书情报档案学”已经变成了“图书档案学类”,其下仅包含“图书馆学”和“档案学”。我们认为,情报不是 *informarion*,也不是 *intelligence*,其实质是竞争知识^[2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因素的强势地位无所不在。情报(竞争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情报学还有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中分化而归属“工商管理类”的态势。档案管理往往隶属于政府部门、社会机构等团体组织,档案学发展如果向这类学科靠拢不足为奇。此外,档案真实记录了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历史状况,是一种历史性的文献知识。从“历史学”中出走的“档案学”回头归位,这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图书馆是一种专门从事公共知识管理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它强烈地表现出公共管理部门的特征。如此,在下一轮学科专业设置“洗牌”时,形单影只的“图书馆学”从属“公共管理学”并不“唐突”。

3.2 公共知识管理学的公共特性

公共知识中心(图书馆),是专门从事公共知识管理的社会公益组织,是为了实现人类知识共享与社会知识保障而作出的一项社会制度安排^[22]。图书馆经费主要来源于公民纳税,这决定了图书馆必须是社会性的组织。知识自由与平等,是社会自由与平等的基础和保障。世界各国都制定了一系列教育科学文化制度,尤其是60多个国家制订和颁布了图书馆法,这从制度层面确保图书馆是依法建立的最重要的社会知识保障组织。此外,大多数国家还规定了图书馆

的“合理使用”、“例外条款”以及“公共借阅权”等,以便图书馆在为社会公众提供知识服务时避免“知识产权”的限制。公共知识中心是保障知识(信息)共享的公共知识服务部门,它的职务宗旨和最终目标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均可以获得任何图书馆的任何信息资源”^[23]。公共知识中心不仅是一种知识保障机构,而且是一种知识救济组织。它为社会知识公平,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知识公平提供了切实保障。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指出:“每一个人都有平等享受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权利,而不受年龄、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的限制”^[24]。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追求公共利益。作为社会公共的知识存取设施与知识保障体系,公共知识中心具有显著公共性与公益性。公共知识是社会公众公有共享的知识,公共知识管理本身就是一种公共管理。公共知识管理学的任务是研究公共知识中心如何有效地管理公共知识,简言之即研究知识的公共管理。

3.3 公共管理学学科的整合发展

只要有人类社会,就有私与公的如影相随,就有私人管理活动和公共管理活动。原始社会的部落会议、分工协作与攻伐媾和等,阶级社会的区域治理、赈灾救济与社会管理等,这些都是公域部门的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学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学科,即使从1887年伍德罗·威尔逊的《行政学之研究》^[25]提出的行政学(也称行政管理学或公共行政学, *Public Administration*)算起亦不过100余年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兴起“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运动,公共管理迅速从政府部门向公益性非政府部门拓展,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学才真正崛起。公共部门包括“纯粹”公共部门(政府组织)和“准”公共部门(公益性非政府组织,也称第三部门),它们共同掌握社会公共资源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并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学不仅要研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问题,而且要研究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26]。公共组织囊括政府部门、公益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慈善机构等,公共管理学研究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卫生、环境、福利、治安等一切公共事务的公共管理活动。知识管理是公共管理领域新的生长点,公共知识管理涉及公共知识的搜集、组织(整序与存贮)和服务等活动。公共知识管理学研究知识领域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学完全可以囊括公共知识管理学(图书馆学)。公共知识管理、公共行政管理和其

他公共事物管理都是公共管理的组成部分。如果公共知识管理学(图书馆学)加盟公共管理学,就会直接导致三位一体的图书情报档案学解体,那么情报学与档案学必须和其他学科整合,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也就中途“破产”了。

4 结语

图书馆是人类公共知识中心某一阶段的特殊形态,馆藏资源的实质是人类的公共知识,图书馆学实际上就是公共知识管理学。公共知识管理既是知识管理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公共管理框架下的公共知识管理。图书馆学(公共知识管理学)具有知识管理和公共管理的两重特性,既可归类于知识管理学,又可隶属于公共管理学。但是,在整个学科树的描绘和学科目录的划分中,图书馆学不可能游移不定。显然,图书馆学的上位学科选择是一个两难问题,目前还难以做出明确的决断。

正如目前图书馆学处于范式转换的关键时期一样,新生的管理学亦在发展中急剧变革。管理学门类是一个新兴学科群,知识管理学是即将诞生的胎儿,公共管理学还是襁褓中的婴儿。随着公共知识管理学、知识管理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图书馆学(公共知识管理学)自然会水到渠成地归类于管理学门类的知识管理学或公共管理学,这将由历史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

参考文献

- 1 龚蛟腾,侯经川,文庭孝.公共知识中心与公共知识管理——再论图书馆的本质和定义.中国图书馆学报,2003(6)
- 2 龚蛟腾,侯经川,文庭孝.公共知识管理学——关于图书馆学的本质思考.大学图书馆学报,2003(6)
- 3 龚蛟腾,侯经川,文庭孝.《“公共知识管理学”解构》何解之有?.大学图书馆学报,2005(3)
- 4,10 龚蛟腾.知识管理学:图书馆学之上位学科.中国图书馆学报,2006(5)
- 5,11 龚蛟腾,文庭孝.公共管理框架下的公共知识管理.图书情报工作,2006(6)
- 6,12 龚蛟腾.公共管理学体系中的公共知识管理学.图书情报工作,2007(5)
- 7 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等编.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1:29~31
- 8 柳晓春,涂启建.21世纪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学科定位.图书馆,2000(1)
- 9 张健,张黎.信息管理与图书馆学辨析.四川图书馆学报,2001(1)
- 13 李建标.知识经济与图书馆的变革.图书馆论坛,1999(6)
- 14 Pierce Butler. 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3
- 15 孟广均,徐引鹿.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75
- 16 彭修义.关于开展“知识学”的研究的建议.图书馆学通讯,1981(3)
- 17 文丰.重读宓浩.图书馆,1997(5)
- 18 翟秀云.图书情报学中的“知识流派”观点述略.图书情报工作,2002(12)
- 19 邱均平,王伟军,付立宏,张美娟.论知识经济与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情报学报,2000(1)
- 20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年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规定》(1998年颁布)等文件的通知.[2007-6-20].<http://jwc.cueb.edu.cn/resources/subject/majorml.htm>
- 21 龚蛟腾,侯经川.竞争知识与竞争知识管理——关于情报与情报学本质的探讨.图书情报工作,2005(5)
- 22 龚蛟腾,侯经川.构建以图书馆法为核心的公共知识管理制度.图书情报工作,2004(7)
- 23 中国大学图书馆馆长论坛.图书馆合作与信息资源共享武汉宣言.大学图书馆学报,2005(6)
- 24 吴慰慈,董森.图书馆学概论(修订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331
- 25 余敏江,潘信林.宪政主义公共管理论纲.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9(6):93~100
- 26 胡象明.关于公共部门的界定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5)

龚蛟腾 湘潭大学管理学院教师,图书馆学博士生。通讯地址:湘潭大学管理学院。邮编 411105。

(来稿时间:2007-07-02)